

想像與真實

◆ 撰文 / 何日生

自戀，每一個人都有，只是程度的多寡，會造成一個人在生命歷程中不同之命運。哈佛管理學的個案研究發覺，有高度自戀傾向的管理者，不容易會聽取別人的意見，最後造成一些在身旁的都是惟命是從的人。自戀傾向高的主管會認為，沒有人比他的能力強，因此和他意見相反的自然不是人才，這導致群體會逐漸趨向一致性，使得組織在面對一項新的挑戰時，無法儲備不同的人才，以作出有效的回應。管理學家因此建議，主管可以從他們的部屬就能看出自我自戀傾向的程度。

大凡比較不自戀的主管，總是願意多容納不同之人才，聽取不同之意見，尊重個別之差異。他們強調的一致性，不是個性，也不是意見，而是原則與理念的一致性。

但其實自戀的人其成長背景自然有其特殊性。心理學家研究結果，自戀多半是童年失落經驗的結果。因為現實中的不滿足，因此孩子以編織幻想彌補自我期待與現實之差距，久而久之，他把幻想當作了真實，真實逐漸被幻想取代，當這種情緒轉移到對自我之評價時，就產生了自戀。

自戀型的領導者並不是沒有價值，

他們在當今的社會中逐漸增多。由於自戀的領導者在表達意見的時候，顯得特別自信與具備願景，因此容易使得很多人相信其描述之目標。但是當自戀的領導人不願意看到現實的危險，即自我的能力限制，而繼續以自我中心的期待取代真實的時候，就容易把組織帶向險境。如果相反的，自戀型的管理者認知到自我的極限與聽取他們對於現實困難的意見，那會是組織的福氣。

其實心理學家佛洛依德研究發現，每一個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自戀傾向，那是人建立自我接納與認同的一種特質。它也可能是人逃避自我困頓與維持自我優越的一種方法。他發生於一個挫折的童年或是一個優越的成長過程。

自戀的另一面向值得一般人注意的是，幻想在人心中力量竟有如此巨大。人其實常常需要幻想，甚至以幻想取代真實。只是當它走的過度的時候，以假作真，人格就逐漸出現問題。

以個人經驗來說，從小的環境不是特別優渥，父親作農機的小生意，媽媽小學沒念幾個月，嫁給父親後，辛苦的照顧八個子女，並協助父親的

工作。我的父親從小讀書其實很優秀，但是他的父親很早過世，家境不許可，他只好國小畢業就去做工。據他回憶，他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是第一名。所以沒有上學對他打擊很大。他第一天上工吃便當還含著眼淚。他的一生據我看來總有一種深深的遺憾與不足。他在我們小時候除了幫助農機工作之外，閒暇就是帶我和哥哥去看電影，父親都是看外國西洋影片，他從來不看國片，他總是聽西洋音樂，即使半句英文都不懂的他，卻非常喜歡買西洋音樂，整個宜蘭四城這小村子，只有我父親這麼喜歡西方的歌曲與電影。我總是可以直覺感受到他對生命的某種傷感與孤單。雖然他常常問我們，即便只是學生的時代，你做的事究竟對社會有什麼貢獻？我相信他對生命有一些期待，但是事與願違，懷才不遇的心境導致他的孤單甚至孤僻。

這很難說明在四城這樣的小村子，有一個孤僻的人卻喜歡大量的西方電影與音樂。後來我成年後，他已經過世，我在美國聖塔巴巴拉大學念書之際，在那個遺世獨立的大學城，我體會到西方音樂與電影是父親通向世界的窗口，那是他逃避四城這個困境的

一個紓解或是一種逃避。電影是一個幻想的世界，它讓人忘卻現世的各種憂苦與頓挫，苦悶的日子可以因為這種慰藉而渡過，但卻使我們無法真正的超越現實的困境。當我們越以幻想，或藉由幻想的替代物逃離生命的困境，我們就更困在困境裡。

對於作為我父親的兒子，我覺得我承繼一部份這種幻想的力量。一如佛洛姆所說，「孩子們對父母的哀傷不是透過分析，他們直接感受到。」我的家庭背景使我覺得它不是一個我可以感到非常光榮的背景，至少在我的年少心靈中我的確這麼想。小時候在學校，我總是不太不好意思說我爸是做農機鐵工，其實從現在看來這工作很平常，也沒有任何不光彩之處。但是在我小時候，在我的老師面前就是很難坦坦率率的說出我的家庭狀況，似乎我期待著的家庭，是一個教授，一個公務員，一個較富有的環境。我在學校一直都當班長，演講、寫作表現的都讓師長稱讚。但是我常覺得自己活在兩個世界，一個讓我充滿榮耀的學校，一個讓我覺得灰澀的家庭生活。就這樣，我也是以幻想編織的能力，彌補我在現實中的矛盾與差異。我常常在上課中做白日夢，也忘了編

什麼樣的情景，我常常有改造自我的計畫，期待一個更好的自己，因此訂定勵志與讀書計畫。這聽起來沒有錯，但是我的計畫經常與學校老師或學校的進度相背離。在高中之前課業的難度都很難應付我這種自我計畫與學校課程相背離的情況。到了高中，升學壓力日大，這種自我的讀書計畫與現實學校課程進度背離，就產生很大的問題。我開始功課落後，最終聯考失利。

我的這種以自我編織的規劃，不顧現實因緣的個性，在許多生命與事業的轉折上經常出現。在事業上或在學業上，我曾有過一些表現，那是因為我也承繼了母親的韌性。還有因為在我年輕的歲月，面臨家庭的困頓，我選擇面對與支撐父母的辛苦。但是我這種喜歡幻想的個性並沒有驟然退去。我常常無法真正的評估現實的困難與實力之侷限，而相信一個比較理想或空中樓閣式的計畫，這使我無法用一切的力量去突破各種現實困難，並會經常性的導致我與周遭環境與團隊的疏離。

在慈濟的日子裡，我這種幻想的心境，在慈濟學研究與寫作當中逐漸轉化，加上許多緊急事件的工作壓力，

引領我必須更密切面對現實的難題與挑戰。我沒有逃避，只是經常性的會在自我內心中與周遭疏離。一如泰戈爾所說：「我不知道，我竟是一個在我心中流浪的人。」當我在現實的人際中出現緊張，我這種疏離逐漸增加。因此我感受到，原來人的幻想與逃離是因為缺乏愛，或不敢真正的去愛，因為愛不會是全然的快樂，愛的承擔經常是苦澀的，甚或艱難的。只有真正的勇者能夠面對而承擔。

也許自戀的人，與愛編織幻想的人，做不切實際計畫的人，都有一個通病，他們的一生並未真正的去愛人，即使那種愛必須以痛苦與堅忍去換來，但卻是雕塑永恆甘美的人格必需的養料。

堅實的愛引領我們走出自戀，走出幻想，走出哀傷。它讓我們真正把握現實因緣，作最大的努力，為自己與他人創造最多的愛。

